

WENHUA DIGUOZHUYI

TangLinsen Zhu

Consider this picture. Its really a very ordinary domestic scene, a family watching television - something millions of us do every day.

Yet there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about the image, something that strikes an exotic note. The family is sitting on the floor; instead of armchairs, they are sitting on the floor or on the desert. They are obviously not Westerners, and the television set seems to concentrate our attention on the modern technology that is absorbing them. The presence of the television is made strange in this context by the lack of the usual trappings of Western affluence.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image of transported ordinariness.



[英] 汤林森 著

文化帝国主义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文化帝国主义

[英] 汤林森著 冯建三译 郭英剑校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杨德鸿

Copyright © 1991 by John Tomlison
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For Distribution in PR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文化帝国主义

[英]汤林森 著

冯建三 译 郭英剑 校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26,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3009-X/G·542

定价 18.00 元

文化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

(代出版说明)

000 1/56

郭英剑

—

在20世纪的60年代,出现了许多以激进的精神批判社会的术语,“文化帝国主义”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帝国主义的许多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与扩张主义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都有着相应的文化制度,而这种文化制度,不是被人称作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被人认为是扩张主义经济制度的先决条件之一。

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式有着本能的拒绝乃至深恶痛绝。我们中国人过去所接受的“帝国主义”的概念,主要依据的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指称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正由于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文化帝国主义”所引起的联想,或者说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帝国主义”,注重的是“帝国主义”的内涵在“文化”领域内的表现,比如对西方国家解放前在我国兴办教育、设立学校、派遣传教士等,我们通常就称之为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此而言,我们对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取自政治、经济、军事的层面,也就是说,注重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侵略、掠夺、压榨和霸权。^[1]

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

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化主要是依靠西方国家的武装入侵来实现的话,那么,后期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化则主要是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来实现的,而这种殖民化已经完全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据报载,近年来,文化产业在世界经贸中的比重激增,美国凭借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等方面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借口,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既渗透文化,又获取实利。美国的近邻加拿大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其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

语电视节目和 80% 的书刊市场主要为美国文化产品所控制。加拿大政府对此深为忧虑:如果听任美国文化大举入侵,加拿大文化就有被美国文化淹没的危险。因此,几年来,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本国文化的措施。^[2]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法国。法国电影界人士曾经大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电影业,阻止美国好莱坞的大肆入侵。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渗透。

近 2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既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同时也引进了大批的文化产品。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多媒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一方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而另一方面,它们同样极大地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工业。面对这样的文化冲击,我们中国学者对这些现象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特征似乎缺乏系统的、富于理性的学术研究,更没有相应的对策。相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以及一些身处第一世界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则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的文化冲击波,进行了认真地观察和研究。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博士^[3]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即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及其理论意义进行学术梳理和批评性介绍的一部专著。

二

由于“文化帝国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既广泛又复杂,所以人们对这个术语的界定一直是模糊不定的。《文化帝国主义》借用了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试图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分析,进而探讨自 60 年代以来西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

顾名思义,文化帝国主义,无疑是由“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组成的。“文化”一词是英文词汇中最具复杂性的字眼了。有人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但这个定义太宽泛。汤林森推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威廉斯认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大致有三个:用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用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全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象征知识、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基于此,汤林森得出自己关于文化的定义为,指特定语境(context)之下,人们从其种种行动与经验所吸取的种种意义。汤林森同样借用了威廉斯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威廉斯曾经探讨了“帝国主义”一词的复杂性,主要追溯了它的两种用法,一是指涉政治体系的现象,二是指涉经济体系的现象。汤林森接受威廉斯的上述有关“文化”和“帝国主义”的定义,源于他认为威廉斯的相关论述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

然而,汤林森认为,要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下定义则是困难的,必须经由其话语的剖析,才能得出其梗概。为此,作者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4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这4个层次或是途径为: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媒介、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发展因素,所以作者把对前三者的论述都整合在对现代性批判的架构之下。

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汤林森认为,绝大多数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大都把媒介作为谈论的重点,也就是把电视、电影、收音机、印刷新闻媒介、广告,现在更有国际互联网络等等当作是问题的核心。但他指出,虽然文化帝国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无不是通过媒介而将意识形态四处传播的,但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它只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

就现实生活而言,人们感受最深、谈论最多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莫过于某种固有的本土文化遭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和侵略。在谈到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时,作者对诸如“侵略”、“霸权”之类的军事术语用来描述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使用的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影响”。汤林森意在倡导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就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而言,汤林森认为这是进行现代性分析的关键。他认为,上述的媒介帝国主义、

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及本章探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作者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就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同质”文化的力量,一切都追求“国际性”而全球皆同。另外,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上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的一种文化,会使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作者进而对消费主义作了辩护。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批判是《文化帝国主义》一书的重点。虽然学术界有“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亦即抛开文化的因素来考察现代性问题,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非文化论”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片面与歪曲的,其错误在于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的“启蒙的整套东西”。^[4]汤林森理论中的现代性,指涉的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的主轴。由此我们可以见出汤林森基本的理论立场,就是:媒介、现代化发展、民族国家等都是现代社会的特性,同时也是现代性文化状况的决定因素。文化帝国主义乃是现代性的一种扩散。汤林森至关重要的一个论点是,自6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已被“全球化”(globalization)取而代之。他认为,帝国主义致力于从一个权势中将某种特定的社会体系扩散到全球各地。而“全球化”则指涉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与互相依赖,其发生过程相对来说没有那样明确的目的,但却相对削弱了各自文化上的同一性。由此观之,现代性已经转向后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也已转向全球化,因此,文化帝国主义也变成了文化的全球

化。而这——后现代景观,就是我们当代的文化宿命。

三

汤林森在理论与方法上至少有两大缺陷,首先,最容易为批评家尤其是第三世界批评家所垢病的,就是他始终如一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其次,汤林森虽然运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的理论,但只运用了其方法,而舍弃了福柯理论的主干: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正由于这种立场,作者否定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同时也忽视了“民族性”而过分强调“全球化”带来的“同一性”。

虽说如此,我仍然以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试图分析和揭示出全球化的历史走向以及当代的文化宿命,其引人深思之处远大于它所提出的问题 and 相关的论述。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就值得思考。

首先,媒介是不是如作者所说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而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

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例,它呈现在你面前的虚拟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你身后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就个人的体验而言,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只要上了因特网,就常常迷失在眼花缭乱的世界之中。在众多的选择中,在一个个五彩缤纷、动感的图画引诱下,你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动鼠标,跟随你头脑中一次又一次突然产生的、引发你兴趣的感觉

走,结果,令人欣喜不已的是:你会从中找到你多年来想要而未得的文件、数据、信息、图表,然而,更加令人沮丧的是:你忘记了你最初想要寻求的是什么!说一个人在电脑面前常常心猿意马、意乱情迷,是毫不夸张的。

这种电子时代带给人的视觉的冲击力与思想的冲击波,决不同于印刷时代书本所带给人的感觉。不能忘记的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更多的是来自西方!这其中的主导文化与话语霸权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目前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对第三世界来说,现代化方兴未艾,而目前学术界所谈的“现代之终结”的后现代性的话语,仍属于美国与西欧才有的体验——持怀疑态度。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大、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化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就物质层面而言,国际互连网络、卫星电视都可以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与发达国家的人同样的体验;就精神层面而言,一种先验或是超验的体察,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方面,通常是无需等待某种时代的来临的。

其次,文化帝国主义能否为全球化所替代,是大可怀疑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迅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引起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从而使世界似乎变小,并且从某种意义上使人们相互靠得更“紧”。然而这一过程却又使社会关系得以延伸——它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境移入到了全球情境之中。

然而,不管怎样描述,全球化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来讲都是如此。现在人们都承认,全球化已经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已经开始并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机制。但是,全球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力量,更在于我们的文化经验,也就是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有文化都不可阻挡的被纳入了一个单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其表现有目共睹: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于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目前,西方文化品味和西方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无论是在服装、食品、电影、电视,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大量西方的文化产品、西方的文化习俗和西方的文化样式的存在。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全球大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文化。

这种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纯粹物质的美国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将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美国文化帝国的一种延伸。对此,无论从文化传统上、还是从民族性上讲,人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再次,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全球化,还涉及到民族性、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文化帝国主义》中较少论及的地方。

我们不应该忘记,全球化不可能完全改变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因为全球化毕竟不是人们设想的技术乌托邦地球村。

民族文化无疑具有特殊性,但在全球化过程中,这种特殊性如何确立对世界制度的感知、如何思考自身文化的价值、如何在全球化的文化中再现自己,同样是需要加以考量的。詹姆逊(F. Jameson)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或可给人以启迪。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逻辑,而是战略性地吸收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使之成为本土的东西。^[5]

汤林森极力强调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同一性,但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同一性为原则的全球化,事实上反倒激发了一种寻求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现象,并从这种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去反省西方现代性本身的局限。

民族主义的问题,同样值得深而思之。追根溯源,民族主义不是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现象。就其现代意义而言,民族主义无疑是站在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它经常被人们当作是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但有些论者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或是不同的手段而已。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仅只是复制了它所隶属的那些话语而已。它通过种族、语言、历史等强调了自身的存在和认同感。它同样接受“文明”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现代化、发展、阶级划分等等。简言之,民族主义与后期资本主义和多国公司的全球化制度是融为一体的,其特点是在经济上依附、但却不停地强调文化上的独立。因此,一些批评家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是妨碍全球化社会经济形成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认民族主义在反对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

的殖民化斗争中具有战略意义。^[6]

毫无疑问,全球化这一术语是十分重要的。全球化带给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其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交流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冲突、兼容、共处等问题。然而,在判断全球化的指向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全球化是二十世纪后期一个全新的现象呢,还是深深根植于人类文明的一种进程?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指一个政治经济术语还是一个文化描述?它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有什么联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或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概念又有怎样的联系?“全球”与“国际”的关系又是什么?而对于这一进程,我们该使用何种批评理论?我们该如何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结果?

《文化帝国主义》对我们思考当代文化的特征及其走向,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无论如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应该成为一种对话,通过交流和对话以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

为此,第三世界的批评家应该发言。

1998年9月3—6日南京大学荟萃楼301

注 释

[1] 实际上,作为一种制度,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有所不同。殖民主义是早期的、没有体制化的帝国主义。

[2] 苏北：“美加文化战祭出新法宝”，《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5日13版。

[3] 约翰·汤林森博士是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和媒体研究系的主讲讲师，同时任该校人文学科部的国际交流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目前他的研究兴趣在社会理论的文化交流等方面。

[4] 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性”，《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5日6版。

[5] 王逢振：“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3期。

[6] 王逢振：“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3期。

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赵修艺

冷战结束以后的 90 年代,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可以说是一个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往往超越了狭义的文化本身。它已经成为涉及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和未来趋势的全局性的课题,摆在世界各国的面前。政治家、战略家们,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走势的估价和战略决策的高度,审视着这一问题,探究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的地位 and 作用,试图以此为自己的国际战略和文化决策的选择找到依据。理论家,思想家,则试图从文化的本性以及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作出新的探索以便为估量当今时代的文化趋势和特点作出提供考察的概念工具。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的普通百姓,在他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中,也不时在思索那些铺天盖地的时时在变幻的文化品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应当如何去对待。企业家们也热衷于谈论企业文化,一方面给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赋予文化的内涵,并且通过大众媒介,借助于一定的文化来推销自己的商品;另一方面则在企业内部

构建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总之,文化的论争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态势。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在一个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在一个借助于最为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文化的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世界上,如何去看待世界上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估量文化交汇和冲突的态势,以及这种态势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冲突论”,语出惊人,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各主要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左右国际政治。文化和文明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交火线。此说一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辩。影响深远。尽管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但是对文化问题的重视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使在亚洲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的今天,人们在全神贯注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这一迫切问题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亚洲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与其经济模式的关系也是经济对策和经济分析论争中,时时出现的一个热门话题。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否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包括文化品的市场份额的争夺,究竟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全球化还是文化的霸权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的存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对当今时代世界范围的文化格局的现实情况的判断,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的选择,也